

## ◎樹欲靜而風不止

父親雖不是突然遭受意外而亡故，但卻令身為子女的我們一直感到相當意外。父親一向身體矍鑠，腳力猶健，一直一個人睡在樓上。父親除了颯颯風、下大雨以及冬天太寒冷外，幾乎每天清晨五點起床後，就獨自騎摩托車到附近的小山丘運動，直到十點多才回家，吃完中飯後就睡個午覺，晚上九點準時就寢，生活十分規律，不抽菸、不喝酒，身體一直保養的很好。父親九十歲那年，有一天我載他到三峽兜風，中午再一處國小休息時，我一直興起與他較量單槓，我使盡吃奶力氣只拉四下，他臉不紅氣不喘一口氣拉十下，旁觀的人無不佩服父親驚人的體力，並說他能活到一百歲。

三年前父親參加山友們的二天一夜金門行，已九十歲又沒家人陪同，還登上大武山。或許過於勞累，回來的那晚洗澡時不慎在浴室滑了一跤，頸後撞到馬桶蓋，自己去找跌打損傷貼了膏藥。我回去時，父親脖子上的腫消了，只是皮膚上泛些紅點，以為是對膏藥過敏，沒想到幾天後再回去，他的脖子到手臂已整個潰爛，看了皮膚科才知道是得了帶狀疱疹（俗稱皮蛇），心想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吃藥打針後應該很快就會痊癒，沒想到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因為延誤治療，病毒已侵入神經。上網一查，才知道這種神經抽痛是很強烈的，而且年紀愈大痛感愈劇，短期好不了，甚至會伴隨一輩子，這下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可是鐵齒的父親一直不相信是皮蛇的後遺症，口口聲聲說是他年輕是被一位鄰居打傷造成的。

經原看診的那家皮膚科轉介到一家神經外科，給的藥吃了雖可減緩疼痛幾個鐘頭，只是父親一直昏昏欲睡，食慾大減，除了如廁外，整天躺在床上，後來嚴重到幾乎無法下床。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趕忙送醫院，住院二個禮拜，體力明顯有改善才出院，但疼痛還是日夜相隨，到處求神問卜、尋找密醫、嘗試偏方，我也上山採了幾次藥草讓他服用，都不見效，父親不知從哪裡聽來燒斷神經的治療方法，只是遍訪各大醫院就是沒有一位醫師肯替他手術，畢竟麻醉對九十幾歲的人而言風險派高。

父親一直為疼痛所苦，整天愁眉不展，他常說很想把疼痛的手臂給砍掉，我們聽了很心疼、很不捨，但也束手無策。後來，父親從山友那裡得知附近有一小診所專門為人打針減少疼痛，之後就每二天去打一針。我們做子女的明知這麼神奇的藥物無非是對人體有害的嗎啡或類固醇之類的東西，但也不敢出面阻止。

打了一年後，父親身體漸漸產生變化，整個人明顯消瘦下去，體力也變差，最明顯的是皮膚變很薄，替他換衣服時，一碰就喊痛，他說甚至風吹都會痛。一天夜裡三點多，躺在床上的我依稀聽到房門外有人呼喚我的名字，起先以為是作夢，後來才聽出是父親的聲音，我們的房子是雙拼中間打通，相隔有十公尺遠，而且我的房門緊閉著，可見他叫得很大聲，起床走到他房間，看到母親及外傭立在一旁，才知道他尿不出來，而且已叫了半個鐘頭之久，母親心疼我一早要上班，一直不願叫醒我。天亮後將父親送到附近的署立醫院，檢查結果是

尿道感染，住了幾天雖好一些，但父親不讓護士抽痰，往往管子剛放入口中就被他扯掉，甚至嘴巴緊閉，連想插入管子都不可能。

眼看病情愈來愈不樂觀，趕忙轉送臺大醫院，折騰了半天，總算在人滿為患的急診室有了一間簡單小病床。醫師看了我們從署立醫院待過來的X光片後，表示父親肺部感染已非常嚴重，這才知道肺炎對老人是如何地致命，署立醫院卻都未告知。父親躺在床上一直喊痛，神經痛、皮膚痛、肺部痛、外加褥瘡痛，只好幾個小時就請醫生打止痛。一向客氣的父親不斷地說自己不停的哀叫會吵到其他人，我們也只能強忍著淚水無奈地說：不會啦！大家來這裡都是有病痛。應是父親病情確實很嚴重，當晚就被一到單獨一人的急診室重症病房，不會吵到別人了，只是父親還是不停喊痛，我們照顧的人也整夜無法闔眼。

第二天晚上，醫生叫我跟他到辦公室，給我一份「放棄急救同意書」，並說即使父親插管救回來，大概九成會成植物人，最多也只能拖幾個月，家屬心理會承受很大的痛苦，病人肉體的痛更不用說，且要耗費相當的人力物力，能活到九十幾歲已經很長壽了，要我好好考慮云云。想到父親即將離我而去，平日不輕彈的眼淚這時也簌簌滴落。

父親病危期間，親朋好友都很關心，紛紛提供寶貴意見。堂兄告知他為伯父插管後成為植物人的後悔，還有一位同仁說得更直接：你幫你父親插管就是不孝。有了這些認知後心中已有定見，只是小妹一直堅持要插管急救，她說她一位朋友顛前四十多歲時就是這樣救回來的。畢竟九十歲與四十歲不可同日而語，何況父親長期打止痛針的結果，除了皮膚變薄外，腎臟也衰竭，打的點滴都跑到皮下，渾身像個水袋，一碰就破，弄得床單都是，其他器官應也差不多衰敗了，而且全身裡裡外外都痛，身上插有鼻胃管、氧氣管、尿管，手腳、胸部皮膚上或夾或黏貼三四條偵測線。氣切後喉嚨插入一根直徑達三公分的管子，手腳還要被五花大綁（因病人很不舒服會去扯掉管子），救回來變成有知覺而無法表達的植物人，對父親是不是更殘忍、更折磨？我實在不忍心再讓他承受更大的痛楚。

父親往生這一天好像知道自己快步行了，偶爾清醒時會吵著要吃麵線、要回家，但考慮家住公寓樓上的不便，我們沒答應。父親生前多次提請他百年之後要行土葬，甚至在還能言語的時候也這麼說，他說他留下的錢足夠，不必用到我們的錢，確實也是如此，我也答應他了。

不過，母親及幾位長輩可不這麼想，說什麼時代了還這麼食古不化。於是我的幾個姊妹自告奮勇在父親靈前擲筊，請父親改變初衷，結果三次都是笑筊，顯然不被接受。她們又說女兒沒有代表性，兒子才有，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身為長子的說身上。我不敢違拗，只得捻香下跪，口中喃喃向父親述說有些風水師經驗不足，找的方位不見得好，向叔叔的孩子個個都很不順遂，就極有可能是叔叔墓地風水不佳的關係；並向父親說明因已成神仙，在天上可看清一切，應知道生前排斥的火葬沒有什麼可怕；又政府提倡火葬，公墓幾乎都已禁葬，墓地一位難求，加上因生前這麼疼愛子女，故請答應子女的最後請求，說也奇怪

竟然接著連續三個聖筊，父親答應了，我想這應是一向疼愛子女的父親最後給我們的一次愛了。

父親過世已快二年，每次想到未能遵照父親的意思完成他的遺願，為人子女的我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每逢佳節倍思親，在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即將到來之際，謹以本文感念及追思宅心仁厚、勞苦一生的父親，並將我們在父親病痛中的一些處理經驗及心路歷程，提供給有需要的同仁參考。

(文／游文貴－台灣電力公司營建處；摘自台灣電力公司《同心園地》第135期)